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十六集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六集 第一集

浩荡天风万里长空飞侠士
迷离花影一泓止水起情波 (1)

第十六集 第二集

惆怅古今情魔火焚身惊鬼魅
缠绵生死孽花光如海拜仙灵 (21)

第十六集 第三集

绣谷双飞示灵机喜得天孙锦
江皋独步急友难惊逢海峤仙 (46)

第十六集 第四集

瑶岛降琼仙冉冉白云人来天上
金樽倾玉液茫茫碧水船在镜中 (87)

第十六集 第五集

我必从君相期再世斜日荒山悲独活
卿须怜我此中有人他年辽海喜双清 (108)

第十六集 第六集

破壁纵神魔一击功成千叶火
飞光笼大岳半空高系五山图 (131)

第十六集 第七集

难越是情关妙语翻莲矜雅谑

逃生惊鬼手仙云如幄护瑶姬	(151)
第十六集 第八集	
霞彩拥灵旗万里泉声逃老魅	
青莲消血影四山梵唱拜神僧	(175)
第十六集 第九集	
神斧劈凶妖灭火飞泉功消浩劫	
天环联异宝同心合璧缘证三生	(197)
第十六集 第十集	
宝气千重鬼语啁啾飞黑眚	
仙城万丈朱霞滟潋亘遥空	(225)
第十六集 第十一集	
疾恶毙穷凶无限缠绵悲死孽	
痴情怜复水双心灿烂傲飞仙	(247)
第十六集 第十二集	
情重故人名山访道侣	
喜收神火奇宝吐灵辉	(274)
第十六集 第十三集	
救仙童误投玄牝阵	
援道侣同返幻波池	(292)

第十六集 第一章

浩荡天风万里长空飞侠士

迷离花影一泓止水起情波

说话孙南眼前一黑，只隐隐听到于湘竹的怒吼咒骂之声，仿佛人已逃走。自己身子好似被一种极大力量摄向空中，身外依旧黑暗异常。那么强烈的护身宝光，照不出分毫景物，也听不见别的声音，只觉天风浩浩，又劲又急，但又吹不到身上。心中奇怪，试纵遁光想要飞冲出去；行动虽然自如，一任加急飞行，改变方向，始终仍在黑暗之中，冲不出去。先颇惊疑，后想起：二童曾有奉命将自己带走之言，词色虽傲；双方素昧平生，敌人所说尸毗老魔鬼，从未听人说过，自无结怨之理。二童又曾出力相助，料非恶意；这时又想到初到嵩山时所见，随着大幅黄光飞向对面山头的红衣老人，想必便是二童师父。看那神气，颇似有道力的前辈散仙，不是妖邪一流。也许有什事情，将自己摄往所居神剑峰商计，也未可知。只是有话好说，加以解围之德，断无拒绝之理。一言不发，便强行摄走，是何原故？再者，他师徒法力高强得多，便有什事，也不应向己求助。这等行径，太已难测，怎么想也想不出一个道理来。断定人被对方法力所制，任飞何方，均难脱身，莫如听其自然，等到达后，见人再行询问。孙南念头一转，便不再相强，任其自行前飞，只在暗中戒备。倏地眼前一亮，脚踏实地，定睛一看，自己落在极广大平崖之上。那崖在一座高出大半的孤峰近顶之处，面前大片平地尽头处，乃是一座极高

大庄严的宫殿。到处玉树琼林，繁花盛开，灿如云锦。不少亭台仙馆，斜壁云楼，清溪平湖，位列其间，交相映带，端的美景无边，观之不尽。加以翠峰独秀，高出天中，远峰凝青，飞云在下。越觉天空地旷，胸怀自朗，景物灵奇，气象万千。

孙南立处就在正面宫殿不远的白玉平台之下，占地甚广。珠楼翠瓦，玉柱金庭，伟大壮丽，平生仅见。只是静荡荡的；遥望远方花林中，时有二三宫装少女游行出入，此外并无人影。因见对方这等气象，所居高出云汉，宫殿园林虽极华丽，并无邪气；许多瑶草琪花，也均仙种，不是常见之物，断定主人必非庸流。来此不知是何用意？偏又无人接待，不敢胡乱走动。正在暗中留神查看，忽听身后男女笑语之声，远远传来。孙南回头一看，左侧花中立着两男一女，男的便是前遇两童；女的年约十六七岁，美艳如仙，正对二童说道：“二位师兄，此人师兄阮征，和我情厚，你所深知。父亲此举实是尚气！务望遇事相助，暗中关照，感谢不尽。”一童反问道：“师妹可知阮妹夫还有一个师兄叫申宏屠，一个师弟名叫李洪的么？”少女笑答：“这二人均和他好几生骨肉之交，二位师兄何处相见？”另一童接口道：“师父少时便回，无暇详谈，师妹既然关照，我必尽心。”少女答道：“其实无妨，我已将禁法发动；爹爹如不回山，除非行法查看，决不知道我们行动。但也快回，正在气头上，莫要被你看破，我回去了。”说罢，人影一闪不见。

二童却到了身前，行动神速已极。未容开口，便先说道：“孙道友，我兄弟二人，一名田琪，一名田瑶。乃火云岭神剑峰阿修罗宫主者尸毗老人弟子。双方本无仇怨，只为我师妹与令兄阮征风孽纠缠，已历多世。前年才经家师将阮道友寻来，本意令其与师妹成婚，完此一段因果，消除前孽，彼此都好。不料阮道友道心坚定，执意不

为，连受两年磨折苦难，终未动摇。师妹又复情痴太甚，平日百计救护，自将前孽解去。本来家师已被他们至诚感动，不甚固执成见，只令在宫中再留九年，便放回山。刚满两年，忽有三个少年男女来此救他。为友义气，救人无妨，来人偏是年幼无知，自恃佛门法宝威力，词色诸多不逊。为此激怒，本意将其擒往魔宫治罪处罚，无奈师妹夫妻情重，拚死犯禁，冲入法坛，豁出身受金刀解体、魔火焚身之厄，欲以身殉。家师虽因保全爱女，未下绝情，反用一阵巽地罡风将他们四人送出五千里以外。当时放过，嗣后想起此事，分明有人暗中布置，乘着家师日久疏忽，出其不意，冷不防将人救走。对方暗用太清仙法，颠倒阴阳，使家师算他不出。但是别人无此法力，定是令师妙一真人所为。他的门人被困在此，命人来救，理所当然。家师并非不通情理的人，何况近百余年，既习佛法，已非昔比。我师妹一念情痴，已历多世，只管仇深孽重，始终不忍报复，伤害阮道友分毫，甘心解消前孽，化此风冤。只要托出一位稍有情面的道友，来此相求，立可无事。双方还可化敌为友。

“令师始而爱徒被陷，置之不理；等家师费了不少心力，阮道友前孽消尽，道力反更增进，难期已满；再随便遣上三个无知童稚，将人救走。家师凡生钟爱的女儿，几乎为此形消神灭。越想越觉欺人太甚，为此运用大修罗法设坛推算，得知他门下弟子情侣颇多，都因得他玄门真传，各运慧剑斩断情丝，欲证上乘仙业，未成连理。为此，命我兄弟将内中诸人相继请来，也不怎么为难，只请在我魔宫住上些时。如和阮道友一样，能以道力战胜情魔，立即放走，从此甘拜下风。否则，来人自然不能回去，只好同在家师门下，同参我‘阿修罗魔法’。此次男女共是四人，内中两人均是令师前生子女，愚弟兄奉命行事，实出无奈，还望道友见谅，好自应付。家师少时即回，

事前未必会与道友相见，在道友脱困以前，也难私自接谈，请随愚弟兄同行罢。”

孙南在这番言语中，听出乃师虽存敌视，田氏弟兄颇有维护之意。暗忖：以阮征的法力，尚且被困在此两年，并有魔女舍命相助，才得脱身，如与动强，岂是敌手？偏生见闻太少，竟不知这师徒来历。所用魔法，虽必厉害，但是自己近来道力坚定，料是无妨。与其逃走不得，徒自取辱，转不如放大方些，听其自然，借此试验自己道力。所说师父子女，必是灵云、金蝉二人。二人俱是本门之秀，仙福最厚，无论如何不会遭人毒手。也许连人都擒不来。念头一转，猛想起自己和灵云同在师门两世，不特情分甚深，前生更是患难知己之交。当初有两位前辈女仙，曾向师母妙一夫人提说：“你和齐道友也是夫妻成道，合籍双修。他们金童玉女，一双两好，反正还要转世，何不使他们也结为连理，为贵派添一佳话？”师母含笑未答。此时自己初入师门，和灵云年纪都轻，两小无猜，常共游玩。正在后山一同炼剑，并未在侧。金蝉年纪更小，因和灵云性情相投，跑来告知，意欲取笑，被灵云怒斥了几句，负气走去。由此起，双方踪迹，虽渐疏远，暗中却是互相关切，情苗日渐滋生。中经不少患难，虽然相敬相爱，直到兵解转世，满腹情愫始终未吐。今生偶然想念，去往九华山访看，聚了数日。正不舍走，便遇五台妖僧法元斗剑，跟着与她姊弟合力，诛杀妖蟒。朱文一时不慎，为取肉芝，误中妖人白骨箭。自己因见金蝉口含芝血，哺救朱文，知道二人也是三生爱侣，无心中和灵云谈了两句。第二日，灵云背人相告说：“母亲这次东海回来，说父亲奉有师祖长眉真人仙示，不久便要开府峨嵋，承继道统，本门日益发扬光大，一般同门十九仙根仙骨，成就远大。你我情份深厚，胜于他人，为此约你商谈。以后务要虔心毅力，互相扶持，以

求上乘仙业。不可再似以前专事游乐，荒废功课，以致成就不高，为人所笑’等语。她虽未明言，用意实想摆脱情缘，免误仙业。自己因她词意虽然坚绝，深情仍自流露；并因自己根骨功力两都不够，暗示异日决不独成，必以全力相助，同修正果。于是大为感动，越发奋志勤修，暗中照她心意，力求上进。平日面都难得相见，见面也是相知以心，不落言辞。

孙南想起，他自己两生相待，深情厚意，心方一动。忽见田氏弟兄把话说完，田琪向前引路。田瑶朝自己使一眼色，左手往后一扬，先是一片暗黄色的光影微微一闪，再手掐灵诀，向前一指：田琪背上便现出‘似真是幻，似幻似真，以水济水，以神宁神’十六个血也似红的字迹，一闪即隐。侧顾田瑶，正朝自己微笑努嘴。当时虽未省悟，料非恶意。一面点头示谢，慨然说道：“小弟道浅力薄，见闻孤陋，实不知令师与二位道友名姓来历，只知是位前辈仙人。我想双方素无仇怨，令师成道多年，量如山海，未必会与后生小辈为难。至于家师，自从开府以后，便即闭关清修，久不与闻外事，新近才应休宁岛群仙之约，前往赴会。阮师兄虽是相随多世的门人，因犯教规，待罪在外，八十一年限尚未满，连师门都不令回，怎会管他的事？令师推算不出，必有原因；并非家师有意为难。家师对人宽厚，公正和平，不问敌友，均所深知，还望令师三思而行。如能相谅，使小弟末学后进，免此难关，是非曲直，终有水落石出。必欲考验后辈功力，小弟固是不才，一般同门师兄姊妹，均曾得有本门心法。下山时节，便曾通行左、右元洞，由火宅严关与情欲十三限勉强冲过，定力还有几分。令师前辈尊仙，对此末学后辈，自不肯以法力加以危害；万一不如所料，被困的人竟能勉强应付，排除万难，岂非不值？”说时，田氏弟兄，本已摇手示意，不命开口。孙南因见对方无故欺人，未免

有气，反正难于脱身；又想起宁一子之言，断定难关终可渡过，乐得痛快几句。见当地势派，明知魔法厉害，一言一动均在主人耳目之下。田氏弟兄受了魔女之托，意欲暗助，故不愿示怯，依然往下说去。

话未说完，遥闻空中有一老人哈哈笑道：“无知孺子，均善卖弄口舌！你道我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么？只要你有本事逃脱出我的魔宫，老夫甘拜下风。非仅不再为难，并还助你四人，从此随心所欲，任多厉害的妖邪仇敌，也难伤你分毫，就便使老夫看看你们的玄门上乘道法。你意如何？”声才入耳，一道约数丈其长无际的黄光，早如黄虹经天，由东北方遥空云影中斜射过来，飞落在三人面前。金河倒挂，悬向当空，光中现出前在嵩山所见悬光飞降的老人。这一对面，见那老人身材高大，貌相奇古，生得白发红颜，修眉秀目，狮鼻虎口，广额丰颐，颌下一部银须，长达三尺，根根见肉。手白如玉，指爪长约二三寸。头挽道髻，身穿一件火一般红的道袍，白袜朱履，腰系黄带。手执一柄三尺来长的白玉拂尘，尘尾又粗又长，作金碧色，精光隐隐。形态甚是威严，直与画上仙神相似。孙南本想口头上占便宜，见了这等势派，也不由有点气馁。暗忖：口舌取胜，徒自结怨树敌。目前身在对头掌握之中，口气又非全恶，还以忍气为是。便躬身答道：“弟子学道年浅，莫测高深，如言法力，何异以卵敌石！所望老前辈勿为已甚，使末学后进，不致貽羞师门，就足感深情了。”

老人笑道：“你和齐灵云一对，都是这等口吻，善于词令。不似朱文贱婢狂妄无知，上来便欲仗她师父法宝飞剑与霹雳子，向我行凶。如不念其不知底细，岂有容她活命？你们这一对，实是天生佳偶，正好相配。此次脱我手，自无话说。如在宫中成了夫妇，我必以

全力助你们成就了这段神仙美眷。就不肯来归我门下，也成地仙。此与阮征不同，本无仇怨。只是老夫忿人取巧，一时负气。除用我大阿修罗法，试你们能否以定力智慧脱出我的柔丝情网之外，那些水火风雷、血焰金刀、毒芝针刺之刑，全都不用。因另禁居一处，与朱文身受也不大相同，将来便知道了。”孙南早听出另一对，男的必是金蝉；为了朱文激怒对方，连带受害，甚代二人愁急。刚说：老前辈如此神通，何苦与后辈一般见识。不知他三人可曾来否？黄光忽连老人一齐隐去。田瑶便道：“你师妹齐灵云已然早到数日，见面自知。朱文与家师路遇，刚刚寻到。另外还有几个女道友，同禁一处，只齐金蝉远在天外神山，中隔磁光太火，我们嫌远，不愿往寻。朱文不久必用法牌传音求救，他日内自会投到。听家师口气，对你二人颇好。你那情侣正在宫中相候，度日如年，快随我走，不要分神管人闲事吧。”

孙南先以为灵云自从重返紫云宫，照着师父道书勤习，法力大进。下山时又得了圣姑留赐的好些法宝、灵丹，加上紫云宫中异宝藏珍全部发现，神通更大；她又远在南海海心深处，禁制重重，加上千里神砂与海眼地利，多高法力也休想妄入一步。对方却说得那等容易，心还不信。及听田瑶这等说法，料无虚语。关心过切，心疑灵云在魔宫中不知受了多少苦难，一时情急过甚，未免现于词色。耳听田琪低语道：“照孙道友这等情势，恐难脱身呢！我们这里，情欲两关最是难度。休说峨嵋诸道友修为年浅，全仗得得天独厚，夙世修积，所习又是上乘仙法，定力虽坚，毕竟功候不纯，连灵峤仙府赤仗真人那些徒孙，谁都具有好几百年功力，尚且被困在此，结局如何，尚不可知呢！”孙南一听‘灵峤三仙门人，也是好些被困在此’，不禁大惊，忍不住问道：“灵峤诸仙也有人被困在此么？”田氏兄弟答道：

“此事说来话长，不久自知分晓。这里便是天欲宫，齐道友便在此内。愚弟兄不能入内，暂且失陪，请进去吧。”

孙南见前面只是一池清泉，波平如镜。池旁繁花盛开，枝枝秾艳，倒影水中。水面上更无一丝皱纹，花光水色，交相映照，景甚清丽，并不见有宫殿形迹。再往两侧和前方一看，到处琪花瑶草，互斗芳妍，弥望繁霞，香光如海。更有山鸡舞镜，孔雀开屏；鸂鶒双双，鸳鸯对对；莺簧叠奏，鸾凤和鸣。全是一片富丽繁华景象，令人娱目赏心，应接不暇。想问田氏弟兄宫在何处，如何走法，刚喊一声‘田道友！’无人应声，回头一看；人已不见，只身后起了一片五彩云网，将退路隔断，情知身已入伏。事已至此，只好安定心神，暗中戒备，相机应付。先以为前途步步荆棘，危机四伏；主人来历虚实一点不知，稍为失机，一败涂地，哪里还敢大意！方自盘算，再回头往前一看，池面上忽然起了波浪，水中花影散乱，一阵香风过处，觉着心神微微一荡，跟着又是一片粉红色的香光闪过，所有清泉花鸟全都不见，眼前只是一片粉红色的雾影，上不见天，无边无限，不问何方都是一眼望不到底。人却和微微陶醉了一般，除带着一两分倦意之外，别无感觉。

心方惊疑，猛想起灵云被困在此，不知所见景物是否相同？心中悬念，忍不住唤了一声‘大姊！’语声才住，眼前倏的一亮，又换了一副景象。存身之地，乃是一座极华美壮丽的宫殿，园林、花树环列，水木清华。殿侧有个十字长廊，顺着地势高底，通向湖中朱栏小桥之上。桥尽头，有一约三丈方园的礁石，其白如玉，冒出水上约两三尺高。上面种着几株桃树，比常见桃树高大得多。花开正繁，宛如锦幕，张向石上。内中一株较大的桃花树下，有一尺许高的玉榻，上面卧着一个美如天仙的道装少女。榻前玉几上横着一张古琴，少

女手扶树根，半眠半坐，湖上轻风飘拂，吹得树上桃花落如红雨，少女身上脸上，沾了好些花片。身前更是落花狼藉，仿佛熟睡多时。有时一阵风过，将少女衣角锦夹微微吹起，露出半截皓腕，越觉翠袖单寒，玉肤如雪；人面花光，掩映流辉。当此轻暖轻寒天气，不由得使人一见生怜，撩动情思。虽是侧面，相隔又远，看不甚真。一则心有成见，情所独钟；加以两生爱侣，见惯娇姿，一望而知那是灵云在彼酣睡。关心过切，便想赶去将其唤醒。刚一举步，猛听殿中有一女子口音，急呼：‘南弟快来！’一听正是灵云口音，忽然惊觉。暗忖：“灵云道力甚高，身在困中，怎会花下酣睡？微一寻思，又听灵云颤声急呼：‘南弟快来！迟不及了。’情知事在紧急，慌不迭想往殿中飞去，那知法力已然失败，遁光竟未纵起。心越惊慌，只得一面应声，纵身往里飞跑，且喜尚能行动。那殿外本有一道极宽大的玉石矮廊，离地约有二尺。正门前面，还有一方平台，因从侧面赶去，未由廊上行走。刚刚纵上台去，灵云便自迎出，面上容光比起从前越更美艳，面带微笑，望着自己，欲言又止，眉梢眼角隐蕴情思。

孙南平日对她虽极敬爱，又在魔法禁制之中；毕竟近来功力还非昔比，心神刚刚一荡，自觉不妙，立即后退。灵云竟轻舒手臂，面带娇嗔，似喜似愠，迎面扑来，似要晕倒神气。孙南对她爱若生命，一见要倒，先前又听大声急呼，以为中邪受伤，人已不支，素日谨慎，一面想将她扶住，又恐扑个满怀；扶时，只把双手前伸，留有退步。那知对方身形一歪，又往左边倾倒，心中一急，往前一抢步正握在对方手腕之上，立觉玉肌凉滑，入手如绵。当时面红身热，心头上方起了一种微妙感觉，猛听一声轻叱。百忙中抬头一看，又是一个齐灵云，只头上多了酒杯大小一团银光，光甚柔和，时大时小，由门内飞奔出来。口喝：‘南弟，我们已受魔法迷禁，所见全是幻相，危机

四伏，我犯险相救，且到我旗门中说去。’说时，早一把拉了孙南，边说边往前跑。孙南满以为殿门相去咫尺，举步可至。那知灵云一到，先前扑上身来的幻影，虽然一晃不见，可是殿身老在前面，跑了一阵也未赶到。灵云满脸俱是惶急之容，觉出形势不妙，知道灵云本能的自保，为救自己，妄离旗门，也许两败俱伤。心中愧悔，正在愁急万状，灵云忽把双眉一皱，回首将孙南挟在肋下，手掐灵诀，往前一扬，口中默念了两句。忽然一片竹叶形的青光，突由身上冒起，裹了二人往斜刺里飞去。

孙南瞥见前面现出一幢六角形、青荧荧的怪火。灵云飞行甚缓，正带自己直往火中飞去。快要到达，遥闻一声断喝，灵云面色越慌，往前奋力一冲，好似十分吃力神气。身方穿入，回顾身后，又有大片粉红色的烟光冒起，同时，人也落到火中。再仔细一看，火已不见。身外环插着六根青竹竿，长才齐人，上面各带着一两片枝叶，青光隐隐，占地不过丈许方圆。下面也非真地，乃是一片青云，形若石质。竹竿与人分立其上，由内外望，那有什么宫殿楼台、花树水面？乃是一片亩许大小、荒寒不毛的绝顶危崖之上。仰视穹苍，下临无地，上下四外俱被一片五色彩丝结成的光网笼罩。本来什么景物也看不见，因灵云手中持有一面两寸方圆八角晶镜，方得看出。除去临崖一面，下余便是神剑峰魔宫园林全景。孙南便问：“大姊，怎会到此？”灵云答道：“事情真险！我唤你时，也只刚把枯竹老人所赐旗门准备停当，才脱危境。事情真巧，我二人不问是谁，再稍迟延便无幸理。我仗旗门宝珠护住心身，或者无妨，你却难了。但是此老法力高强，素不服人，除非有心相谅，不与我们计较，休想脱身。恐怕还有辣手，防不胜防。虽在旗门之中，我们仍是不可大意呢！”孙南随问经过，灵云因身入危境，惟恐有失，本不想说，以防为敌所乘。

待了好些时，见无动静，又知枯竹老人早有算计，曾对妹子齐霞儿说过，此行因祸得福，时至自了。只不离开旗门，决可无害。适才因救孙南，那旗门施为费事，主人魔法又高，惟恐措手不及，好在另有一道保身灵符，以为遁回也来得及。不料主人连用魔法倒转阵地，差点失闪，经此多时，平安无事，别无异兆，便把前事经过一说。

原来灵云这日，因见紫云宫中金砂珠宝堆如山积，意欲送些去峨嵋解脱坡，交与宝相夫人保管，以备同门济世救人之用。灵云心念一动，便命金萍、赵铁娘将尘世易于变价的金珠之类取出，想分两三次运去。灵云自与周轻云、秦紫玲奉命重返紫云宫，开建海底仙府。三女行事，均极谨慎，见紫云宫虽有千寻海眼与千里神砂之险，但是贝阙珠宫，地域广大，矮叟朱梅那高法力，尚且被人乘虚混入，隐藏在内；自己开建仙府，费了好些心力，失去许多仙兵神铁，才得将其遣走。宫中门人又只有限几个，惟恐有什疏失。曾经议定：每出行道，必有一人坐镇。当第二次运送时，带有新炼灵丹，恰值轻云、紫玲有事远出，须过些日才回。灵云自己如往峨嵋，宫中无人留守，放心不下，本想候到二女回宫再走。

第二日，严人英忽然来访，灵云知他和轻云本有夙缘，自从莽苍山一见之后，便即投契。近年在外行道，双方每遇危急，都是不期而遇，又共了几次患难，虽然向道心坚，未涉儿女之私，情谊却比别的同门要厚得多。半年前，人英得了英姆所赐道书‘大玄天章’刚到手，便寻轻云一同修炼。由此二人法力大进，又炼了两件法宝。人英原意，英姆准其转传一人，学成之后，便将书中所附柬帖取出，依言行事，书便化去，为期只有百日。想起同门中，只轻云一人私交最厚，忙即寻去。二人恰在途中路遇，轻云虽然落落大方，终想身是女子，人英平日相对，彷彿情有独钟；再者，孤男寡女同在一起修炼，

易招物议，先还婉拒。嗣经人英再三力劝，说：“家祖姑法力之高，全由此书得来。现值异派猖獗，妖邪横行之际，如将此书学会，立可增加极大威力。本欲公诸同好，无奈仙示，只许再传一人，时限又短。难得遇见师妹，又是我的患难至交，可见福缘前定，如何天与不取？我知师妹也许为了彼此情厚，男女同修有何顾忌之故。实则，修道人避什嫌疑？实不相瞒，我对师妹，固是敬爱逾恒，衷心感佩，但自奉命下山勤修仙业，愚兄虽然不才，尚知自爱。本心虽想与贤妹同参正果，永享仙福，终古不离；也只是累共患难，情分使然，男女界限早已忘去。师妹志行高洁，如冰如玉，更不必说，难得遇到这等不世良机，如何为这小节拘束，将它失去，岂不可惜？彼此心地光明，何计较人言。何况我们不比常人，是非真假一望而明；各位师长，更是神目如电，念动即知，愚兄稍有乖谬，也不配列名三英了！”

轻云本就不忍坚拒，再听对方明道心事，心想：再不应允，反显自己情虚，只得允了。人英因见时期太迫，恐难得全；左近恰是元元大师罗浮山香雪洞旧居，封洞的又是本门禁制，立同赶去。先向各位师长通诚遥拜，再行开洞入内，就在洞中一同勤习。二人炼到第一百天上，居然学了十之七八。还待住下学时，忽听柬帖发出霹雳之声。不敢再延，打开一看，内有英姆手谕灵符。便照所说，用真火将符化去，立化一片金霞，拥了那部道书，带着风雷之声，向空飞去。柬上大意说二人累世清修，均以情丝难断，互相牵缠，致误仙业。直到前一世，道心方始坚定，但是情爱至厚，不舍分离，在兵解以前约定以身殉道，誓求仙业，来生虽不再作双栖之想，仍要同门同修，共证仙业。虽然一样情爱，但与司徒平夫妻情孽纠缠、终误仙业者，大不相同。以后只管安心学道，绝无他虑。二人方始大悟。因柬上曾说，各位师长也早深悉前因后果，双方心意又经言明，无须

再有嫌忌，情爱自然更深一层。此次乃因轻云许久未见，不知有事远出，特来寻访。

灵云因觉人英远来不易，平日修为又极清苦。心想：轻云不久即回，正好请人英代为留守，自己去往峨嵋一行，便和人英说了。人英未见轻云，本在失望，闻言立允。灵云独自一人带了金珠、灵丹，二次飞往峨嵋解脱坡，交与宝相夫人。聚了数日，本欲回宫，途中想起人英、轻云，虽然情厚，因是忙于修积，会短离长，虽无儿女之私，相见必有话说。自己在旁，这两人一个面嫩，一个拘谨，好些不便。当时又无处可去，忽想起孙南和自己也是累生情侣，只为当初嫌他情痴太甚，恐其两误，姑以正言规劝。自从九华分手，开府再遇，双方渐疏远。以后偶然相见，虽未尹邢避面，迥非以前如影随形，非到万不得已，不舍分离情景。后听人言，他功力精进，修积甚厚，分明根骨稍差，自惭形秽，专一刻苦自励，以求上进，免使自己轻视，实前心中仍蕴热情。如与轻云、人英来比，未免对他太薄。又因孙南对自己敬爱太甚，前生相处，稍假词色，便心喜欲狂。转世以后，表面不似前生那等亲密，人也端谨得多，而真诚流露，情爱之深更甚于前。不过敬重自己，知道志切修为，恐拂己意，言行慎重，不敢露出而已。灵云越想，越觉自己迹近薄情，对他不起。良朋久别，尚且相思，况是三生情好！欲乘此时无事、前往访晤，加以慰勉，坚其向道之心。念头一动，立时起身。本意飞往莽苍山，先与孙南叙阔，再寻朱文、吴文琪良晤。到那一看，只吴文琪独居山中，说起昨日七星手施林来谈到孙南、尉迟火黄河救灾之事。算计二人必在黄河灾区一带行道，意欲跟踪往晤。如若不遇，就便可向玉清大师叙叙阔也好。于是又往黄河灾区飞去。

飞行神速，不消多时便自到达。那知二人此时也正回山，云路